

神医喜来乐

【长篇小说】

(下册)

周振天
著

作家出版社

根据原著改编的三十五集电视连续剧
二〇〇二年内央视八频道同步推出



长篇小说

【神医喜来乐】

（下册）

周振天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医喜来乐/周振天等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5
ISBN 7-5063-2369-9

I. 神…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8478 号

神医喜来乐(上、下)

作者: 周振天等

责任编辑: 宋 齐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620 千

印张: 21.25

插页: 8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69-9/I·2353

定价: 33.00 元 (上、下两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喜来乐妙招赚酒钱	1
第二章	赛西施仗义救郎中	22
第三章	红颜知己暗送狮子头	35
第四章	痴心情郎昼拥绣花被	51
第五章	童子尿救秀才生还	66
第六章	“金鸡蛋”惹神医入狱	82
第七章	知县爱妾巧计释案犯	97
第八章	沧州神医偏方熏格格	115
第九章	喜来乐一夜名震北京城	131
第十章	王天和怀恨密谋太医院	148
第十一章	锦衣玉食郎中思故旧	163
第十二章	情窦初开德福恋新交	180
第十三章	俏丫鬟夜闯“一笑堂”	198
第十四章	悍妇人忏悔烧搓板	219
第十五章	观洋手术乡巴佬晕菜	240
第十六章	找茬儿无赖险些开膛	261
第十七章	医珍妃鞭伤皇上下密诏	281
第十八章	进大内师徒惊喜饱眼福	300

第十九章	穿黄马褂招摇徒弟被捕	314
第二十章	供屁帘儿蒙人师傅获罪	331
第二十一章	佳人有情夜探死囚	350
第二十二章	名医无奈损招治犬	368
第二十三章	御花园太后问方取乐	388
第二十四章	中堂府土郎中义正词严	415
第二十五章	白云观师傅难侍二女	429
第二十六章	“一笑堂”徒弟义救小姐	444
第二十七章	靖王做媒妒妇宁死不从	457
第二十八章	救灾钦差太医聚敛金银	470
第二十九章	靖王爷奉旨喜郎中施威	483
第三十章	赛西施他嫁秋云擅做主	496
第三十一章	为老臣瞧病太后赏车	509
第三十二章	揭袁贼面目天津冒险	523
第三十三章	侠肝义胆举家救志士	539
第三十四章	狼心狗肺宵小卖恩人	556
第三十五章	心灰意冷神医改行	571
第三十六章	指鹿为马县令徇私	588
第三十七章	遭厄运半道杀出“公子”	601
第三十八章	斥奸佞天上掉下“馅饼”	620
第三十九章	喜来乐冒死全义士节操	629
第四十章	翠夫人顶罪保神医传世	643
尾声		653
后记		667

第二十章

供屁帘儿蒙人师傅获罪

顺天府大堂上，顺天府尹正在审问德福：“我问你，这黄袍马褂你是从哪儿偷来的？”

“偷？”德福骄傲地说道，“老爷，您去打问打问，这黄袍马褂可是皇上亲自赏的！”

府尹问：“赏给你的？”

德福道：“那是！不是给我的我能穿吗？”

府尹：“你一个小小药店伙计，有什么功劳，圣上会将黄袍马褂赏给你？分明是你信口胡编，抵赖狡辩！来啊，给我把他拉下去，杖打二十！”

德福赶紧扑倒跪地，求道：“哎哟，老爷，可别打，我说实话还不成吗？这黄袍马褂呀，确实是皇上赏的，可不是赏给我的，它、它是赏给我师傅的……”

府尹问：“哦？为什么赏他？”

德福又来劲了：“我师傅喜来乐您不知道？他是京都名医啊！新开张的‘一笑堂’您总听说过吧？那就是我们家开的！我师傅他跟靖王爷是铁哥儿们，靖王爷呢，就推荐我师傅去给娘娘看病。我师傅一去，一服药没用，就是几顿饭，娘娘的病就全好了！皇上一高兴，这不就赏了……”

府尹问道：“既然是赏你师傅的，这黄袍马褂如何在你手里？”

德福语塞：“这个……这是我偷着穿出来的……”

府尹喝道：“来人啊，去给我把喜来乐带来，本官要当堂对质，问个真假！”

“是！”几个衙役出去。

“一笑堂”内，德福的屁帘折叠齐整，放在香案中央，前边，几炷香正飘着青烟。赵知府和知县各自手捧一炷香正撅着屁股在香案前三拜九叩。喜来乐站在一边偷偷捂着嘴乐。胡氏使劲捣了捣他，示意他别笑。喜来乐咳嗽了一下，故作正经。

这时候，赛西施急呼呼跑进来：“哎呀，不好啦，他们把德福抓走了！”

喜来乐大为诧异：“他们抓……抓德福干什么？”

赛西施这才看见知府和知县都跪在地上，便对喜来乐小声说道：“谁知道啊？像是为了……黄袍马褂。”

胡氏一愣：“黄袍马褂？”

喜来乐点头：“我说这玩意儿怎么没了呢……”

正在这时，忽然几个衙役直闯进来，叫道：“喜来乐，跟我们走一趟！”

喜来乐莫名其妙地问道：“这是怎么说的？我又干什么了？”

胡氏着急地问：“为什么呀？啊？”

赵知府转过身来，对衙役说道：“你们可知道他是谁吗，就敢来抓？”

领队衙役答道：“为什么？你们偷黄袍马褂的事发了，顺天府正审着呢！”

喜来乐说道：“偷？我那正经是皇上赏的！”

知县说：“是啊，这不正供着呢。我们是特地从沧州来叩拜的。”

孟庆和闪了出来，对知府知县道：“大人，你们全叫喜来乐给蒙了。您再好好瞧瞧，那上面供的是黄袍马褂吗？”

知府和知县望去。孟庆和一把扯下那块布在众人面前抖搂着：“哈，这是黄袍马褂吗？”

一个衙役上前打量，说道：“你可真能蒙啊，这是孩子用的屁股帘嘛！”

喜来乐不忍目睹地闭眼将头扭向一边。胡氏跺脚埋怨道：“都是你啊，出的馊主意！”

赛西施蒙了：“怎么回事？”

领队衙役说道：“‘一笑堂’吃了豹子胆了，一个穿着黄袍马褂在外边骗吃骗喝，一个在家里拿臭屁股帘当黄袍马褂，骗知府骗知县，这都杀头的罪呀！带走！”

一声吆喝，几个衙役扑上来，将喜来乐锁住，拖拖拽拽地押出了“一笑

堂”。

胡氏和赛西施赶紧上前拦阻，可哪里是衙役们的对手，都被推搡到一边。

赵知府和知县手中还捧着香，张大嘴愣愣地看着这一切。

孟庆和得意地冷笑。

当晚，鲁正明急步走进“一笑堂”，进门便说道：“这火急火燎地把我叫来，是天塌了还是地陷了？”

胡氏与玉儿一齐迎上来：“哎呀，鲁大人，你可来了！”

鲁正明诧异地问：“你们俩？喜郎中呢？”

胡氏抹起了眼泪：“别提了，都是那个黄袍马褂呀，可惹祸了！”

鲁正明道：“别着急，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玉儿说道：“先是德福，穿着黄袍马褂满街跑，蹭吃蹭喝不说，弄得一身油渍麻花，让衙役给抓了……”

胡氏擤了把鼻涕，说道：“沧州的赵知府，偏这时候到我们家来要看黄袍马褂，拿不出来啊，这死老头子就把德福小时候的屁帘当黄袍马褂给供上了……哎呀呀……”说着嚎啕大哭。

鲁正明问：“结果呢？”

胡氏停住哭泣：“还有什么结果？俩都抓了呀！”又放声大哭。

鲁正明哭笑不得：“居然有这种事！可真是头一回听说。”

玉儿着急道：“鲁大人，就剩了我们女人家，是一点办法没有，您可一定要想法救救他俩啊！”

鲁正明沉吟道：“这事，说大不大，可说小也不小，就看怎么判了……”

胡氏说道：“鲁大人，我求求您了，救救他们吧，还有那黄袍马褂，别让官府给收回去……”

鲁正明点点头：“我回去找王爷想想办法吧！”

靖王府格格卧室内，格格坐在梳妆台前，瑞芯站在格格身后帮她拆着头上的发式，一样一样将首饰簪花取下放在首饰盒里。

瑞芯迟疑地叫了一声：“格格？”

格格：“嗯？”

瑞芯说道：“刚才，鲁大人来了。”

格格：“噢。”

瑞芯又说道：“我给他端茶的时候，听见他说……”

格格诧异地看着瑞芯：“说什么？你今儿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瑞芯说了出来：“给你治病的喜郎中和他的徒弟德福……被抓起来了。”

格格从镜子里看着瑞芯，逗她：“你着急了？”

瑞芯羞红了脸：“什么？我是为格格想，他们……他们……”

格格：“他们什么？”

瑞芯说：“他们好歹是格格的恩人哪！”

格格故意装作无动于衷地说道：“恩人是不假，可他们治好了我的病，父王没有亏待他们啊！一来一往，已经两清了，总不能一辈子欠着这个情还不完哪。”

瑞芯说道：“可是人家都说，一朝受恩，十年不忘呢！”

格格笑道：“哦？我听说他们也给你看病来着，你不忘的是哪个呀？”

瑞芯不好意思地背转身：“哎呀格格，人家跟你正经的，你倒取笑人家。”

格格扳过瑞芯的脸来看：“是那徒弟吧？看，脸红了！”

瑞芯干脆用手将脸捂上。

格格不依不饶道：“承认不承认？你要不承认，我可不去求我老爹。”

瑞芯将脸埋在臂弯里点了点，而后抬起头：“格格，你真的肯去求王爷爷救他们吗？”

格格认真点点头：“你当就你会报恩哪！再说，我得成人之美啊！”

瑞芯施礼：“谢格格。”

格格感叹地说道：“你们这样多好，不像我，将来……嫁的人恐怕连面都没见过。”

瑞芯安慰道：“格格，你心好，将来肯定能嫁个又英俊又有才的阿哥！”

格格推了她一把：“得了，我帮你了，就说我心好！”

顺天府大堂内，顺天府尹和鲁正明一起坐在堂上，喜来乐和德福被带了进来。德福一见到鲁正明就乐了，激动地拽喜来乐：“师傅，鲁大人在！”

喜来乐诧异地抬头，果然见鲁正明在座，立即故作严肃地甩开德福：“叫唤什么？大堂之上，别拉拉扯扯的，给鲁大人丢人！”

府尹对鲁正明道：“鲁大人，那下官就开始问了？”

鲁正明点头：“大人请。”

府尹一拍惊堂木：“堂下案犯，报上姓名！”

德福不屑地说道：“真是，上回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怎么又问！”

喜来乐瞪了德福一眼，上前鞠躬：“小民喜来乐，这是我的徒弟德福，如不相信，您可以问问您旁边的鲁大人。”

德福说道：“就是，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要不是我们俩，人家鲁大人今天能坐在这里吗？”

鲁正明不置可否地咳嗽了一声。

府尹严厉道：“本府问你，你们可知罪吗？”

喜来乐抬眼看看顺天府尹和鲁正明，答道：“小人……小人的确不知何罪之有。”

德福紧跟着说：“小人也不知。”

府尹生气道：“大胆！张德福，你从实招来，借黄袍马褂之名招摇撞骗的可是你？”

德福不在乎地说道：“哎哟，老爷，您这就冤枉我了，我没骗人哪，我穿的那确实实就是黄袍马褂！我也是这么着跟人家说的。至于买东西他们不收我钱，那是人家自个儿愿意，就不是我的事了。”

府尹问：“你承认你穿的确确实实就是黄袍马褂？”

德福道：“一点没错！”

府尹拍案而起，喝道：“黄袍马褂乃是当今皇上赏给你师傅的，你竟敢穿了出去，就已经是欺君之罪，居然还弄到如此油渍斑驳，更是罪加一等，你还敢说不知罪？”

德福支吾道：“这……我也就是穿穿……”

府尹转对喜来乐问道：“喜来乐，皇上将黄袍马褂赏赐于你，你非但保管不善，致使你徒弟穿出去招摇撞骗，已经是对当今圣上的大不敬，还胆

敢供奉假黄袍马褂让人朝拜，此番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喜来乐说道：“我那……嗨，我就是觉着黄袍马褂太宝贝了，不想随便让人看，才想了这么一招，这是为了保护黄袍马褂。”

府尹道：“你还敢抵赖不成？”

喜来乐答：“没、没有，鲁大人知道，我这人一向老实，还胆小，不敢胡说八道……”

鲁正明正色道：“喜来乐，大堂之上，你等身为案犯，休得无礼。”

德福碰碰喜来乐，小声说道：“他这是怎么了？”

喜来乐安慰地说道：“没事，做给人看的。”

尹府道：“鲁大人，我看此案已不必再审了，案情清晰，二犯也供认不讳，只是量刑方面，您看怎么是好？”

鲁正明客气地说道：“是您主审，当然您定。”

喜来乐师徒诧异地看着鲁正明。

府尹道：“要依我嘛，如此有辱皇恩的事，当然应当重判。”

鲁正明说：“哦？怎么个判法？”

府尹道：“按说对他们，就算发配，也不为过。”说话间，他观察着鲁正明的脸色，“不过，既然鲁大人亲自关心这事，放是不可能，判个十年八年的，倒也还说得过去。”

鲁正明沉吟着，没有说话。喜来乐叫唤起来：“什么，真判啊？”

德福说道：“别价，我们还得给靖王爷看病呢！再说将来万一哪天姑娘再病了，你上哪儿找我们去啊？”

府尹生气地说道：“叫唤什么？告诉你们，我这还是对你们客气，要真重判，你们就是个杀头的死罪！”又对鲁正明道，“要不，就判八年？”

喜来乐和德福紧张起来，注视着鲁正明。

鲁正明突然拿定主意，说道：“慢着，这么重的案子，您还是再想想吧……”

德福立即松弛下来：“我说嘛，鲁大人不会不管咱的，师傅，走走，咱走了！”大大咧咧就要往外走。

鲁正明一声断喝：“站住！你们走哪儿去？大堂之上，竟敢如此放肆！”他转对顺天府尹道，“你别看王爷，也别看我，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我

来的时候，王爷也特地打了招呼，这是涉及当今圣上的事，万不可掉以轻心。”

府尹不解道：“您的意思……”

鲁正明坚决地说道：“重判。”

德福对喜来乐说：“我说他这是帮谁啊？”

喜来乐给自己壮胆道：“这是策略，鲁大人肯定会保咱。”

顺天府尹揣摩着鲁正明的脸色：“那……定他们个发配？”

鲁正明赶紧道：“那都太便宜他们了。”

府尹点点头：“也是！这罪，往重了说，是对皇上的不敬。”

鲁正明道：“不是不敬，是犯上！”

府尹看着鲁正明，试探地说道：“那可就是杀头的罪！”

鲁正明说道：“杀头太便宜他们了！得凌迟！”

德福懵懂地问道：“什么叫凌迟？”

府尹说道：“凌迟嘛，就是一刀刀地剐。”

“啊？”德福惊叫一声，看看喜来乐，“师傅您还说他会保咱！他这是把咱往死里推都嫌不过瘾哪，还要一刀刀地剐！”

喜来乐也蒙了：“鲁正明，你，你……你不是说真的吧？”

府尹为难地说道：“要这样，这案子就重了，到菜市口的事，我们顺天府可办不了。”

鲁正明说道：“那就该怎么着怎么着，往上递吧！”

德福点头，嘲讽师傅道：“瞧瞧，瞧瞧，师傅，这就是您交的好朋友！真是太好了！”

喜来乐悲愤交织地说道：“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鲁正明，我今天才算认清了你是个什么东西！早知今天，我……我当初就不该救你！嗜！”他懊悔地使劲捶自己的手掌，“我这手，那会儿怎么就那么贱哪！”

鲁正明好笑地说道：“喜来乐，当初你救我，可是为了我口袋里的银子！”

喜来乐说道：“我不救你，你那银子买得来你的命吗？救只老虎，它还知道报恩呢！”

德福大义凛然地说道：“师傅，这种小人，你跟他说这些干吗？他听得

懂吗？”

喜来乐点点头：“也是！”挺起胸膛，“咱死就死，不能叫他小瞧了！”

鲁正明走下来，拍拍两人的肩膀：“那好，咱们菜市场见。”

衙役当即押着喜来乐师徒进了顺天府大狱，将他俩交给狱卒。狱卒上下打量德福，问道：“你叫什么？”

德福道：“张德福。”

狱卒问：“干什么的？”

德福道：“‘一笑堂’的伙计。”

狱卒问：“哦？这么说，你就是喜来乐喽？”

德福道：“哎，我师傅的名字是你随便叫的？堂堂的‘一笑堂’堂主，京城闻名的神医……”

狱卒道：“你少跟我这儿说这个，这是什么地方？跟我摆臭架子，把衣服脱了！”

德福问：“为什么？”

狱卒喝道：“在这儿别问‘为什么’。快脱！”

师徒俩脱衣服，脱得光着膀子，有点冷，哆嗦着。

狱卒道：“把号衣换上。”说着，用手一指旁边桌子，那儿堆着一叠灰色的囚衣，旁边还有少量的红色囚衣。师徒俩急忙穿灰色囚衣。

狱卒道：“等等，什么罪？”

师徒俩停下穿衣，对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

喜来乐用极小的声音说：“欺君之罪。”

狱卒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什么？”

德福道：“欺君之罪。”

狱卒上下打量两人。

狱卒道：“哦，合着穿着皇上的黄袍马褂满世界溜达的，就是你们俩呀，你们真够能耐的呀。”

德福谦虚地道：“哪里，哪里。”

狱卒看看两人穿的灰色囚衣，喝道：“快脱下来，您二位怎么能穿这个色的呢？换红的！”

师徒俩又脱下灰囚衣，换红囚衣。

狱卒嘲讽道：“对，穿上红的这才对路嘛。”

德福不明就里，问：“多谢您照应，那灰了吧唧的是不如这套红的鲜亮。”说着话，两人已换好了囚衣。喜来乐的太大，德福的太小，都不合身，显得很狼狈。一旁狱卒手里的钥匙挥得哗哗作响。

狱卒道：“二位里边请吧。”

师傅俩在前边走，狱卒跟在后边。走廊两边的木栅栏门后边，囚犯们涌到门边看新难友。有囚犯兴奋地小声说：“瞧，来了俩穿红衣服的！”

喜氏师徒低着头，不敢朝两边看。走到一间牢房前，狱卒打开门，指着这间小囚室。

狱卒说道：“这是‘雅间’，专给您二位这样的人预备的。”

二人探头朝里边看了看，喜来乐皱起了眉，德福则用手捂住了鼻子。狱卒嘲弄地做了个请人的手势：“二位里边请吧。”

德福还跟人客气：“不客气，不客气，您先请。”

狱卒对着德福屁股就是一脚，把他踹了进去，又粗暴地把喜来乐推进去。

狱卒斥骂：“废什么话?! 敢拿皇上的东西开逗，好大的狗胆啊。你们还真是老太太翻筋斗，活腻歪了!”说着话，狱卒拿大铁链子系上门，再锁上一把大锁。然后一扬下巴，抛下一句话：“晚上没事儿就好好合计合计，明儿想吃什么饭菜跟我说一声。”

德福惊奇地问道：“大牢里还能点菜?”

狱卒道：“那是啊，最后一顿嘛，怎么着也得吃顿像样的断头饭。”

德福叫出声来：“啊! 断头饭呀?!”

狱卒说道：“好了，二位早点歇着吧。事已至此，就想开点吧，该吃吃，该睡睡，反正是祸躲不过，想什么也白搭了。”说完，狱卒转身走了，嘴里哼着京戏“悔不该酒醉错杀了赵贤弟……”

这会儿，师徒俩大眼瞪小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心情说什么。环顾牢房，厚厚的石墙，墙皮上长着青黄的苔藓，墙角有一个木马桶，另一侧堆着些稻草。忽然，外边传来犯人受刑时惨叫的声响，师徒俩竖起耳朵听着，惊恐地相互看着。

再说胡氏自喜来乐和德福被押走后，一直寝食不安，焦虑非常。这个晚上，她着急地在房里打转儿，没别的招儿，只得再让玉儿连夜去请赛西施。不一会儿，玉儿便将赛西施给请来了。

胡氏赶忙迎上前，说道：“哟，妹子，你可来了。我都快急死了。”

赛西施说道：“姐姐，你先别慌，急也没用。你先告诉我，他们俩现在都押在哪儿？”

胡氏道：“还不是在顺天府大牢里。”

赛西施问道：“你找鲁大人了没有？”

胡氏说道：“鲁大人？你不提他还好，你一提他呀，我就来气。昨儿我找他，他告诉我说一切包在他身上，不用操心。当时我以为，有他出面就没事了，谁知道，他胳膊肘往外拐，跑衙门里一通胡嘞，人不但没放出来，反倒给押死牢里了。你说说，他这不是烂药膏往人脸上贴，憋着存心害人吗？”

赛西施疑惑地说道：“哦？鲁大人是这种人？平常可看不出来。”

胡氏说道：“要不怎么说人心隔肚皮呢！唉，我们一家子大老远从沧州搬京城来，原指望过上几天好日子，没想到，团圆以后没几天，就出这事儿。现在，老头子在死牢里，我连见都见不着他一面，不知道他们给他上刑了没有。唉，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叫我怎么活呀？”说着，胡氏哭了起来。

赛西施忙安慰她道：“姐姐，先别忙着哭，还没到那步呢。现在，你在这儿干着急是没用的，不管怎么说，咱们得见着姐夫一面才行。”

胡氏道：“人家大牢里把守得那么严，我们怎么进得去呢？”

赛西施想了想，说道：“总会有办法的，正路走不通可以走旁门啊，给看门的塞点银子。”

胡氏忙道：“行，行，我听你的，要多少银子？一千两够不够？”

赛西施说道：“先用不着那么多，小鬼好打发，主要是阎王难对付。现在王爷和鲁正明都不愿帮忙，这事儿我估计恐怕凶多吉少。”

胡氏惊恐道：“啊？妹子，这可怎么好啊？”

赛西施说道：“先别想那么多，见着姐夫，商量着再说吧。玉儿，去给你师傅找两件干净衣服，咱们说走就走。”

胡氏问：“去哪儿？”

赛西施道：“去大牢，说不定……”说到这里，她眼圈一红，“……是最后一眼了……”

胡氏一迈腿，听这话，“通”的一声坐地上了。赛西施和玉儿急忙扶她起来。胡氏面色惨白，一把拉住赛西施的手说：“听你这么一说，我腿都软了。”

赛西施说道：“这时候你可得咬咬牙。”

胡氏呼吸急促，说道：“咬出牙花子来也不顶事啊。我的腿直哆嗦，它不给劲儿！”

赛西施道：“这怎么办？不能耽误呀！时间不等人。”

玉儿这时把赛西施拉到一边，小声对她说：“老板娘，我师娘这人我最了解，小事厉害，大事扛不住，她这架势，我看是去不成了。要不，您代劳一趟，有什么消息您先打探着，我们在家里多准备些银子，等您消息。”

赛西施看看胡氏，想了想，然后问道：“我去算什么名分呀？”

玉儿说道：“老板娘，都这时候了，您还较什么真儿啊？救人要紧哪，我师娘都吓成这样了，您不帮谁帮啊？再说了，我师娘即使能去，恐怕也进不了死牢，她是直系眷属，给多少钱，管事的也不敢放她进去。您去就不一样了，您跟我师傅非亲非故，就捎点衣服，跟人家说几句好话，兴许就能进去。您说是不是？”

赛西施低头沉思了片刻，说道：“好吧，我回去收拾收拾，马上去。”

这个夜晚，王太医在书房中的桌前写字，卢忠兴冲冲地进来。他说：“王大人，给您贺喜了。”

王太医抬头问道：“何喜之有？”

卢忠说道：“半个京城都传遍了，您会不知道？喜来乐让顺天府给抓了。”

王太医欣喜道：“是吗？就为那黄袍马褂的事儿？”

卢忠道：“可不，半个京城都传遍了。”

王太医道：“你看他这一险能躲过去吗？”

卢忠道：“他这回真是完了，说轻点这是不敬上，说重点这是欺君啊。这个乡巴佬，真是不知王法，我托人打听了，顺天府打算拿他重办。我看

哪，十有八九，他这回得……”说着，他用手做切脑袋状。

王太医一听，突然停住笑脸，皱起眉头，不一会儿，竟叹一口气。

卢忠不解地问：“您叹什么气呀？”

王太医道：“唉……可惜啊。”他没再说下去，又在纸上写起字来。

卢忠看着他，有些莫名其妙，问道：“怎么，王大人，你不高兴吗？”

王太医道：“高兴？唉，可惜呀……”

卢忠道：“可惜？喜来乐要完了，这不是您日夜所想的吗？有什么可惜的？”

王太医说道：“我可没想让他这么完，原想好好跟他斗斗，在医术上较出个高低来。现在，他要一完，就再也没机会了。唉，这个可惜啊。”

卢忠道：“管他呢，反正横竖是完了。”

王太医说道：“你不懂的。喏，待会儿你把这个替我给他送去，在他临终之前，我也送送他。”说着，一指桌上刚写完的字。卢忠一看，是一副白色的挽联，墨迹未干。

当夜，顺天府大牢内，喜来乐沮丧地坐在地上，看窗外的月亮。德福在稻草上躺着，跳蚤咬得他猛地坐起来，在身上挠痒痒。

德福愤慨道：“这么多跳蚤，这算什么雅间？”

喜来乐怔怔地说道：“这根本不是雅间，这是死牢！”

德福喃喃：“死牢？死牢，死牢……这么说，咱们是真出不去了？”

喜来乐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

德福绝望地望着他：“王爷也不管我们了，鲁大人不仅不管还落井下石。师傅，您说说，您交的这都是些什么朋友？也就是我，到哪儿都陪着您……”德福不停地说着，声带哭音，“他妈的，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师傅，您怎么一声不吭啊，您倒是说句话呀。”

喜来乐说道：“这时候了，您还要我说什么？说什么都不管用了。”

德福说道：“咱不能坐着等死啊。”

喜来乐惨然一笑，什么也不说，透过小小的窗户看外边的月亮。过了会儿，他感叹道：“唉，真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啊。你想想，今天早上我们还吃香的喝辣的，小日子过得甜甜美美，平平安安，怎么一到晚上，咱们就进了死牢了呢？”